

张登宽的诗集《哲微爱情诗800首》即将出版,他邀我作序。我犹豫了一下,一来他年长于我,二来我不是诗人;但是他果断答应下来,因为他邀我写序是有缘由的。他一直说他是我父亲程树榛的学生,我父亲不是老师,是一个作家,但是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,父亲确实帮助过许多年轻人,他们的已经是著名作家,有的依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探索。其中有些人我熟悉,有些人并不十分认识。父亲过世后,这些人想办法联系上我,我才知道他们真实的哀痛,他们告诉我父亲曾经对他们的帮助和引领,我热泪潸然。父亲仁慈和厚实,得到大家的敬重和爱戴,父亲在天有灵,一定会欣慰的。张登宽就是他

们中的一位,我在父母家见过他,印象中他诚恳勤奋,对文学很执着,是文学成就了他,从一名教师走上当地重要报社的记者岗位,他经历了很多磨难,其间的酸甜苦辣,从他的作品中可见一斑。这本诗集是在他患了脑梗之后迸发的创作诗情,我惊异于这个年纪的诗人所产生的激情,那一定来自大苦大难大悲大喜之后对生命的顿悟,这些诗超越了少年的轻狂和青年的无羁,达到了人生

最成熟时刻的觉醒。对于张登宽,说是“凤凰涅槃”也不为过吧。我不是诗人,不太了解“哲微诗”的概念,但是顾名思义,我们看出这是那种微小的只有几行文字的诗的形式,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方式,目前的微信小作文,也属于类似的以小见大,在极短的文字里表达出大容量的思想。纵观古今中外,爱情诗浩如烟海,七十岁的张登宽试图在爱情的题材、技巧、形式上做出探索,足以看出他的勇气,他想创造一个“哲微诗”里的爱情世界。当今世界波谲云诡,人们的生活瞬息万变,很多人没有大块时间或者不愿意用大块时间来阅读大部头诗作,张登宽的“哲微诗”契合了这样的节奏。读者可在几分钟内读完几首甚至十几首哲微诗。这些诗不拘形式,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敏锐的艺术感觉、抒情和哲理的语言、如画的描绘和丰富深蕴的吟唱、散诗和组诗的组合、独立主题和多元题材的叠加、新乡村和新城市文化的交融,等等,给人新锐思维和艺术享受。其中有些诗作涉猎人性陌生和孤寂的角落,探究了人类灵魂深处的秘密,展现出爱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张登宽紧紧抓住

旅途三声“啊”

周成树

旅游的美是需要发现的。能够创造旅途中的乐更有情趣。我们旅游文化班的学员,出游除了欣赏大自然之美,途中三声“啊”演绎出享受人生的一幕又一幕。“啊”的发起者是朱班长。那年,我们组织到溪口岩头村旅游。为消除长途乘车的疲劳与增加快乐气氛,我提议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,大家在座位上表演,自娱自乐。大伙立即响应,节目还真不少。最后一个节目是我朗诵诗: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。我高昂、激情地大声朗诵着,不料中间忘词,急中生智来了一句“啊!”,可后面的词还是接不上来,此时朱班长一口宁波音也来个“啊”,引起哄堂大笑。随后,大家集体喊了好几次“啊”,等我想起词来继续朗诵时,我每朗诵一句,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呼应“啊”,引来一片欢笑声。

第二天游览岩头村,大家被美景吸引,我说:“请你把你心中的俗气、戾气、霉气统统发泄出来吧……”我先带头大呼一声,随后数“一、二、三”,大家整齐、雄壮、激动地“啊!”了一声,响彻云霄。当天正巧是两位团友的生日,晚餐时,我特意买了一个大蛋糕为他们祝寿。一个小小举动赢得点赞。大家为他们唱生日歌后,朱班长带头直呼“啊……”50多人不约而同欢快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旅途发出“啊”声已成为我们老年大学外出的保留节目。我们集体呼出三声“啊”分别出现在:车厢内自娱自乐的节目中;面对大自然的江海与大山间;在国内的宾馆、饭店大厅为团友过生日时。从百岁老人到三岁孩童,简单一声“啊”,表达了幽默、善意和随遇而安的心境。这是生活中的细小之美。



“人”这个主角,生动诠释爱情的终极:“就是成为一个人”。只要世界和人类不彻底消失,不管世界如何变迁,人们的价值观如何蜕变,爱情的主人公永远是人,即使是智能化时代,主角依然是人。古往今来,人们不知疲倦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,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爱情悲喜剧,在人生的大舞台上竞相上演。人们在爱情的磨难和洗礼中得到了成长,并逐渐成熟。他们懂得了什么是爱;懂得了“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”;懂得了“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智慧,它仅仅是黯然失色;但是如果生命中没有爱情,它就会毁灭”。因为爱即人性。

张登宽笔下的爱情主人公们清醒地认识到,只有首先摧毁罪恶者制造的所谓爱情世界,打破自己苦心经营的庸俗、落后的爱情世界,才能创造一个新的爱情世界。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。自有人类以来,就上演着阴谋与爱情,掠夺与屠戮等各种各样的悲喜剧。张登宽的这些诗作中,既表现有一个人的战争,也有宗派与宗派之间、国与国之间的战争。这些“战争”都脱离了爱情的干系,当然,还有鲜为人知的不见硝烟的“爱情之战”,这比那些明火执仗、杀人不眨眼的争斗更加残酷、恐怖和罪恶。这是对人类的摧残,必须砸烂这个“爱情旧世界”,才能建立真正的纯粹的爱情新世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。依据这些珍贵的元素,张登宽创造了令人向往的丰富多彩的爱情世界。好的爱情诗,会让人不自觉地蜕变,让人年轻,让人热泪盈眶,成为爱情的勇敢创造者和捍卫者。正如“马尔克斯说/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/是没能力为爱而死/这话让人振聋发聩”(张登宽诗《深思》)。

也许,这些是张登宽的理想。这个年纪,已经不会为小情小爱而烦恼,我相信诗人想表现的是一种“大爱”,希望读者会在这些微短的爱情诗里面找出答案。我的父亲曾经为张登宽的书作序,所以我想张登宽请我作序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作家,更多的是因为有我父亲这个连接,有文学这个脉络,我们得以传承文学。

来自春天土地的馈赠

金莹

这是上海3月某个30多摄氏度高温天的下午。数字手表突然传来震动,我撑着铁锹忍不住住了眼:心率120,中等强度活动今天已经达标。不远处,快5岁的儿子在田里兴奋地跳来跳去,俨然把这里当成了大型天然蹦床。而我在想:趁大家还没来,要不先撤了算了?一年前,儿子的幼儿园包了郊区一块农田,尝试有机种植。园长说,这片农场就是送给孩子们的一件大玩具,用一年的时间来探索传统农耕和二十四节气的奥秘。然而,从小生长在城市、不识五谷的我在大太阳下还是打起了退堂鼓:与其这么耗一下午,是不是回家躺平更舒服呢?还没等我做完决定,幼儿园大部队来了,我只能继续劳动。“今天的任务很多。”园长宣布,“要把自己的田翻土,要种土豆,要烧草木灰,还要种草莓苗。”园长本身也是一名一年级孩子的妈妈。在整个幼儿园时期,她都致力于让孩子们更多地接触自

然,以更符合他们身心节奏的方式成长。这样的教育理念吸引了一批和她同频的家长,种种地显然不是大家最擅长的事情。上周匆忙种下的番茄苗还是因为天气寒冷冻死了。大家才明白过来,老祖宗的农耕文化自有其规律,清明前的苗更要小心谨慎。我继续翻着土。一把铁锹下去,右脚用力再踩一下,松软的土地质感就像刚出炉的红薯,软软的,让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的动画片《黑猫警长》里吃红土的小偷。估计编剧也有种种经验,不然非亲身经历,编不出这样的情节。我顺着铁锹往上轻轻一提,深色的土就露了出来,覆盖了本来表面那层有些干裂的浅色土。这样的动作重复大概100遍,就能把自留地翻完。这些也是我人到中年在这片农场才学会的事。渐渐地,不知

是劳动本身犹如运动会分泌带来快感的多巴胺,还是土地本身自带的疗愈能量,我们这些“城里人”在重复劳动中发现自己停不下来的大脑居然暂时停了下来,身心也跟着愉悦起来。“这个有8000多年历史了。”儿子指着人手一把的铁锹,对着园长“卖弄”自己刚学来的知识。前一天晚上,我和他刚读过一本关于烧菜的历史绘本。不远处,孩子们汇聚起了周围农地捡来的秸秆,由家长点火烧起了草木灰。初春的土地需要营养,秸秆燃尽后的灰里含有矿物质元素,是最好的肥料。熊熊燃起的火堆也点燃了孩子们基因里人类初见火堆的兴奋,虽然已经连续劳作3个小时,但他们仍然执着地从远处拉来比身体还高的秸秆,然后奋力掷于火堆中。火的发现与利用曾经

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。伴随着各种能源的开发和使用,人类逐步从原始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。但是,地球上的能源储量终究是有限的,一个全新的低碳时代就这样应运而生。如何让这份绿色延续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。劳动全部结束时,太阳快下山了。回去的路上,错过午睡但双眼炯炯有神的孩子对我说:“下个星期我还要来农场!”“好的,”我回答,“我也想来。”此时的我早已没有初来时的困倦。每次都是这样,身体在短暂的不适应之后,会在这里焕发出新的生命,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。我知道,这是来自这片有机农场的能量,也是来自春天土地的馈赠。

十目谈

绿色生活 责编:沈琦华

低碳饮食成为一种流行,也让绿色出行、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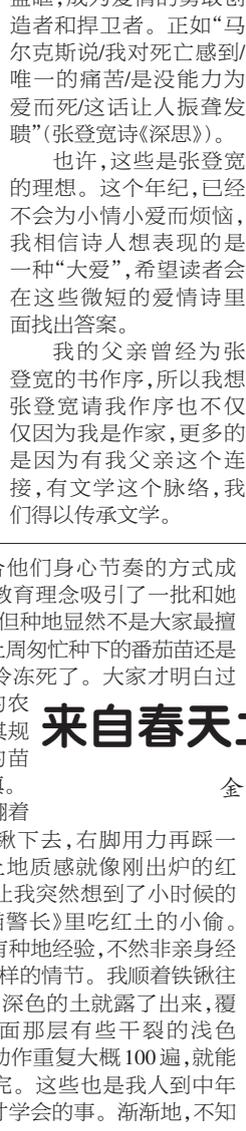
上海裁缝师傅(之三)

程小莹

你做的生活不称心,怎么办?我很严肃地说一句。不搭界的。我杨格里可以不做这笔生意,但我是有底线的。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自称“杨格里”。我就借助这句话,开始叫他“杨格里”。我说,既然如此,杨格里,那就盖住一只屁股,再往下一寸也好。杨格里就笑起来。说老实话,你这只屁股,真没什么好看,盖住何妨。我还要做连帽。这个可以。保证你大翻一体连帽。老底子,这个叫派克大衣;女式的,叫风雪大衣。前胸一侧做单边复饰,配一粒纽扣;后肩打横折复饰;对襟单排纽扣,间隔可大,有个三五粒;纽扣要最大的那种。这个倒有点新意。杨格里思忖,看着我——你还有什么花头?配一根宽腰带,后腰内置,到前面两侧腰眼出来,正面打结,或者打在一侧,左侧还是右侧,你看呢?你的意思,是要做一件羊绒浴袍?杨格里一脸嘲弄,摘下老花眼镜,吊带挂着眼镜在胸前晃。我说,我是真的

想做一件称心的大衣。杨格里明讲,你这种衣裳我不做的。做不出。没有办法做。如此暴殄天物,你好意思跑到我这里来。看杨格里光火,我忙说,那随便你。杨格里就要退我定金。我说我随便——你想哪能做,就哪能做,好吧。啥辰光交货,给我开取货单便是。一星期后,杨格里电话,叫去穿试样。没有腰带。其他我要求的,他基本都做到位;我没说的,他按照传统大衣的做法——肩袖管合体紧凑,肩衬、胸衬、袖口搭襻,一样不少。我说蛮好。至少体感舒适。杨格里说,蛮好就好;称心不称心,下趟再讲。你有钞票,可以穿得好看。但不要奇装异服。晓得吧,上海老底子有钞票人家,穿得得体,就看料作和做工。那种包头、包脚、包屁股,还有尖头皮鞋,俗称“三包一尖”,是阿飞。正经人是看不上眼的。这话好像哪里听到过。杨格里一脸不屑,眼睛从滑落在鼻夹上的老花眼镜上面瞪着我——莎士比亚讲的,《哈姆雷特》里的台词。跟我讲的差不多一个意思。

北疆春色



北疆春色 (水彩画) 高阳

一番烟雨赏茶时

王丽娜

“清溪一道穿桃李,演漾绿蒲涵白芷。”江南的春天总在细雨中苏醒。际此,茶山浮动嫩绿的云,采茶女的竹篓里盛满新芽,沾着露水的茶叶在掌心舒展,恍若春的脉络。恰留下此春风光,宜煮水烹茶。有人爱明前茶,明前之时,茶得天地清明之气。草木之精,经千年演化,焕发新生。老茶客偏爱雨前茶的“烟火气”,雨水生发,春寒淬炼,叶片肥硕,氨基酸与茶多酚达到完美平衡。这也正如明代许次纾《茶疏》中记载:“清明太早,立夏太迟,谷雨前后,其时适中。”茶味如同人生际遇,不宜太迟,不宜太晚,不偏不倚,正是时候。晨起煮水,玻璃杯中茶叶一旗一枪渐次舒展。青花瓷碟里摆着五瓣梅花形的枣泥山药糕,蒸笼里小笼包的褶子收

旅途三声“啊”

着十八道心事,小馄饨里碧绿的荠菜馅儿,混着茶汤氤氲的水汽,在评弹声里,品着一杯茶和几道小食,听着千年的吴侬软语,琢磨着风月无边。好茶好食,让文字的苦与茶叶的回甘、糕饼的香甜在舌底交融。文人有书香的雅集,山野有山间的茶食滋味。皖南人家的竹筛里,刚采的香椿嫩芽和鸡蛋同炒,嫩黄紫红,颜色煞是好看;苏浙的青壳螺蛳佐以黄酒,嚼出春水的鲜甜。大自然赋予的茶食,正是汪曾祺笔下“粗茶淡饭”的况味。四季轮回,茶食始终在时光里流转。从嘉木英华到如今融合山海的茶宴,中国人总在茶汤里寻找着天地至味。千羨万羨西江水,云外客,露华香,这些年茶的心事,都化作了舌尖上的春秋。